

王門宗旨

王門宗旨卷之十

錢緒山先生語抄目錄

語錄三十三則

說一首

陽明先生文錄叙說

書三首

復楊斛山書

與趙大洲書

復袁文輝屠淳卿高國重屠義民書

序二首

賀程後慶序

略

賀黎蛟池序

略

禱著二篇

計告同門

書徐調元卷

王門宗旨卷之十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錢緒山先生語抄

語錄

三十三則

今之講學與學校之士言曰吾有舉業未暇及也  
與縉紳之士言曰吾有簿書未暇及也與鄉居

之士言曰吾有家務未暇及也然則何時而後  
可以講學耶必去舉業去簿書去家務而後可  
以講學須是出家爲釋子道流然釋子道流亦  
未嘗無事天下安得無事之人而與之論學乎  
必無事之人而後可與論學然則所學者竟何  
事耶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善之地  
耕稼陶漁不妨其作聖然則人稱無暇者非學  
妨人人自棄於學耳

諸君坐中有爲師長用功久者有爲子弟相携而

至者亦有聞風而至者且各將此念究竟原從何處發來若真從要明心性還復真元以植立天地只此一念便與堯舜三王孔顏相接從此無間就時時在堯舜三王孔顏路上便是參天兩地瞬息千古矣若尚有別念憧憧在內便是立志未一縱在此講說不過長得知見於心性何益此道昭察人人具足百姓日用卽是此道只是不知仁智所見卽是此道又住於見了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

吾人要入聖賢堂室須認取聖人真面目佛家設  
法常教屏息諸緣吾爲汝說學者志道果肯屏  
息諸緣此心全體已是惘然吾人自性自明本  
來具足只因諸緣積習流注覆蓋本來真面目  
不得發見流行當下屏息諸緣此便是回天續  
命的手段更有何法可得

學問須從頭腦上究極如舉網得綱挈之自易良  
知者事物之綱也良知得而天下之理得矣良  
知是天命之性性體流行通徹無間機不容已

竅於目爲明竅於耳爲聰竅於口爲又竅於四  
肢爲禮竅於心思爲變化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不學不慮而天則自顯徹內徹外而內外無間  
本來至善故無善可有本來無惡故無惡可除  
此造化之真機聖德之正位也於此一得達之  
家國天下而無不同質之前聖後聖而無不合  
範圍天地終始萬物一致知而天下之能事畢  
矣

問知止曰此知不由言詮可入不由思索可得須



是諸君自心自証知得止時此心已是止了此  
心從無始中來原是止的雖千思百慮只是天  
機自然萬感萬應原來本體常寂只爲吾人自  
有知識以來自作知見自作憧擾失却至善本  
體始不得止今旣信得本來自性原是如此定  
靜安慮一齊具足矣

問知所先後曰吾人只是信此先後不及所以繼  
道日遠今人在天地萬物中自統體而言謂之  
天下國家自耳目口鼻四肢而言謂之身

之主宰而言謂之心由天下國家約入身豈  
豈不是天下國家的本由耳目口鼻四肢約入  
心來心豈不是身的本如樹之根要枝幹條葉  
暢茂條達須從一根上培壅一心之微天則自  
然帝之所以爲帝王之所以爲王儒之所以爲  
儒聰明聖智皆由此出當下信得及只在此下  
手天下國家更無有欠缺處若信不及且枝枝  
葉葉在聞見上求在窮索上得聞見益多窮索  
益密於本原之地益遠只信此一根不過失却

先後次第去道之所以遠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言循循者循其見之所及未  
嘗過爲一言以起人之眩惑也言善誘者知夫  
子之言皆非真也誘我入也非特夫子之言非  
真也雖六經千聖之言皆非真也何也得者真  
而言非真也筌蹄可以得魚兔魚兔真而筌蹄  
非真也然得因失而後名原其自性本然則得  
亦無得是得亦非真而無所得之爲真也

問家有父兄宗黨見義當爲而殺情未協若同衆

則徇俗違衆則傷情如何曰此只在良知上求  
良知自能委曲可同則同之不可同則違之此  
亦不在事上

良知至微而顯故知微可與入德矣微之顯誠之  
不可掩也堯舜禹授受只是指點得一微字中  
庸不睹不聞以至無聲無臭中間只是發明得  
一微字

問人生而靜初念最善動而後有不善非其體矣  
良知隨覺隨消固是格致之功而保任此念無

有動處日著日察亦格致也此意如何曰此是  
有意求靜執知見爲保任非格致實功也致知  
之功只從見在心體上取証心體自能無欲不  
必言靜自無不靜不必言初念自無初無終不  
必言著察自誠之不可掩

後世儒者只爲讀書能益知見一生途以此心寄  
頓在冊子裏聖人千言萬語只要人自得本性  
非以益人知見也縱使字字體悟有得於心佳  
於見者見卽爲障縱不住見以見入者卽以見

其於本體猶隔一層真性上豈容加一  
容毫髮比擬纔着比擬猶畫工傳神形色種種  
非不具在終是影子欠却本來生氣

諸生讀傳習錄先生曰讀傳習錄有綱須知至善  
者指吾心之本體也卽所謂良知也天下國家  
身心意知物只一物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者  
只一功也此師門之所雅言聖學之規範也悟  
此可與入德矣

何謂正念曰無念曰何謂無念曰正念之念本

常寂纔涉私邪憧憧紛擾矣曰亦有正念  
發不當時如何曰念不當時皆起於意必之私  
卽是私意

張元問功夫在良知上用如主人翁端拱中堂百  
務就理有賊入卽覺毋容窩縱是否先生曰賊  
亦只是主人翁自做

元問至誠無息先生曰中庸言至誠與天地相配  
汝能合下承當否對曰不能曰何謂不能曰吾  
身渺然與天地參心至此心惘然故不能

承菴先生又顧座中諸友曰諸君俱能承當否  
衆起對曰不能先生歎曰天地之道爲物不貳  
人心至誠又與天地奚二元曰人能終天地之  
功理誠有之但恐須聖人在天子位先生曰學  
者小視其心自喪其真耳今且試與諸君言之  
爾目盡萬物之色目之明與天地有窮盡否耳  
盡萬物之聲耳之聰與天地有窮盡否心思盡  
天地古今之變爾之智慧與天地古今有窮盡  
否人特自間於形體與天地不相似耳曰堯舜



三王孔子皆至誠之聖堯舜之光格于上下三  
王文命訖于四海格天配地誠有實事孔子  
筑卒老無秣於世雖孔子亦有所不能矣今一  
書生遽言配天配地恐爲徒思如何先生曰堯  
舜三王之政於今安在孔子之教數千年來宛  
如一日孔子亦一書生耳元曰聞先生之教至  
此所患不誠耳至誠功業配天地此亦理之常  
耳先生曰以功業論配天地是尚以成功而言  
未究天人之原也曰何謂天人之原先生曰古

人說配命合德合明以此合彼尚猶二之其實  
人與天地一也吾心靈明爲天地主宰天地無  
吾心則地不見其博厚矣天不見其高明矣古  
今不見其悠久矣而天地亦幾乎息矣諸君自  
盡求誠之功又何疑於配天配地乎

椿問日來功夫覺只見病痛不見本體如何曰本  
體有何可見覺處卽是本體

拱極問良知不假於見聞故致知之功從不覩不  
聞而入但纔說不覩不聞卽着不覩不聞之見

矣今不着此見只念念在良知上精察便是是非非無容毫髮欺蔽是否先生默而不應明日又問致知之功須究透全體不專在一念一事之問但除却一念一事又更無全體可透如何先生默而不應明日又問默體良知廣大高明原無妄念可去纔有妄念可去已是失却廣大高明之體矣今只提醒本體羣妄自消如何先生又默而不應拱極固請先生曰功夫略見端倪正好用力必求此心真信真

已淺矣

先生講易至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慨然示衆曰學者功夫不得伶俐直截只爲一虞字作祟耳問曰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姑自虞度此或無害於理否曰只此一虞便是致吝之端良知明時本是吉之先見一虞便自吉而向凶矣誠可懼也

吾人與萬物混處於天地之中其能以宰乎天地萬物者非吾心乎何也天地萬物有聲矣而爲

之辯其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色矣而爲之辯  
其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味也而爲之辯其味  
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變化也而神明其變化者  
誰歟是天地萬物之聲非聲也由吾心聽斯有  
聲也天地萬物之色非色也由吾心視斯有色  
也天地萬物之味非味也由吾心嘗斯有味也  
天地萬物之變化非變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  
有變化也然則天地也萬物也非吾心則弗靈  
矣吾心之靈毀則聲色味變化不得而見矣

色味變化不可見則天地萬物亦幾乎息矣故  
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也所以主宰乎天  
地萬物者也

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者非吾獨能靈之也吾一  
人之視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  
也一人之聽其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耳者同  
是聰也一人之嘗其味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口  
者同是嗜也一人之思慮其變化若是矣凡天  
下之有心知者同是神明也匪徒天下爲然也

凡前乎千百世已上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  
同無弗同也後乎千百世已下其耳目同其口  
同其心知同亦無弗同也然則明非吾之目也  
天視之也聽非吾之耳也天聽之也嗜非吾之  
口也天嘗之也變化非吾之心知也天神明之  
也故目以天視則盡乎明矣耳以天聽則竭乎  
聰矣口以天嘗則不爽乎嗜矣思慮以天動則  
通乎神明矣天作之天成之不參以人是之謂  
天能是之謂天地萬物之靈

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惟聖人爲能全之聖人之  
全之也全夫人之所同也聖人之視色與吾目  
同矣而目能不引於色者率天視也聖人之聽  
聲與吾耳同矣而耳能不蔽於聲者率天聽也  
聖人之嗜味與吾口同矣而口能不爽於味者  
率天嘗也聖人之思慮與吾心知同矣而心不  
亂於思慮者通神明也吾而目不引於色以全  
吾明焉與聖人同其視也吾耳不蔽於聲以全  
吾聰焉與聖人同其聽也吾口不爽於味以全



吾嗜焉與聖人同其嗜也吾心知不亂於思慮  
以全吾神明焉與聖人同其變化也故曰聖人  
可學而至謂吾心之靈與聖人同也然則非學  
聖人也能自率吾天也

吾心之靈與聖人同聖人能全之學者求全焉然  
則何以爲功耶有要焉不可以支求也吾目蔽  
於色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明也吾耳蔽於  
聲矣而後求克焉非所以全聰也吾口爽於味  
矣而後求復焉非所以全嗜也吾心知亂於思

慮矣而後求止焉非所以全神明也靈也者心  
之本體也性之德也百體之會也微動靜通物  
我亘古今無時乎弗靈無時乎或間者也或生  
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皆自率是靈  
以通百體勿使間於欲焉已矣其功雖不同其  
靈未嘗不一也吾率吾靈而發之於目焉自辯  
乎色而不引乎色所以全明也發之於耳焉自  
辯乎聲而不蔽乎聲所以全聰也發之於口焉  
自辯乎味而不爽乎味所以全嗜也發之於思

卷一  
慮焉萬物萬應不動聲臭而其靈常寂大者立  
而百體通所以全神明也是之謂天成是之謂  
致知之學

問心體多往來起伏何如先生曰只是未信良知  
良知時止時行此體常寂有何往來起伏

丁行問每念覺處常疑未是真體纔見得又恐不  
能保守曰你見明目者視色還自疑非真否又  
怕此明不能保否

問操則存心有出入如何先生曰只這一操字

千百年說不明矣識得出入無碍是心在之之  
功始有下落操如操舟之操操舟之妙在舵舵  
不是死操得操軍必要坐作進退如法操國柄  
必要運轉得天下今要操心却只把持一個死  
寂如何謂之操

問此心嘗覺凝滯未能神觸神應何如曰學者不  
爲勝心習氣障蔽則爲知見纏縛如何得神今  
日工夫只將勝心習氣知見等項一齊除却便  
得良知精明神觸神應百姓與聖人同何待求

角

問學問須要超脫曰汝之所謂超脫只是心不掛  
事却遇事便不耐心我說超脫異于是目不累  
色便是目之超脫耳不累聲便是耳之超脫心  
不累事便是心之超脫非是離却事物守箇空  
寂以爲超脫也

問學問在人情物理上做能於人情無拂便是功  
夫否曰只求不拂良知於人情自然通  
自是人人所同若只求不拂人情便

已

問感人不動何如曰纔說感人便不是了聖學只是正已而物自正譬如太陽無蔽容光自能照物非是屑屑尋物來照文王名卦不曰感而曰咸取其無心也若著一毫感人意思便是有心便是懂懂往來

問順境逆境曰眼前所遇何爲順逆順逆俱從心生農夫耕田遇雨便喜若行路遇雨便不悅矣心有意必何處非逆

本體上着不得一物恐懼好樂憂患忿懣自是人不能無但有了便是本體之障如鏡本虛明物來自照若鏡面有了一物便是鏡之障礙物來俱不能照矣聖人之心只是鑑而不納

教與學只是一事我誠心爲善人自起同善之心則教亦行乎其中矣要人爲善誠心委曲以導之則學亦在其中矣今人只要求責於人不知未能寡人之過而反益己之過

問鄉愿黜然媚世孟子從何處勘破曰從他譏狂

得之言見之狂者行不掩言正與他忠信廉潔  
相友狷者不習不潔正與他同流合污相友鄉  
愿看得其道最大忠信廉潔以立已同流合污  
以容衆故君子小人無處不合故自以爲是但  
狂狷學問雖未透本根不壞故可與裁鄉愿却  
攙入世俗心腸雖忠信廉潔只是要人稱好將  
本根已掘拔壞了故曰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說

陽明先生文錄叙說

先師讀文錄謂學者曰此編以年月爲次使後世學者知吾前後所學進詣不同又曰某此意思賴諸賢信而不疑須口口相傳廣布同志庶幾不墜若筆之於書乃是異日事必不得已然後爲此耳又曰講學須得與人人面授然後得其所疑時其淺深而語之纔涉紙筆便十不能盡一二先師之學凡三變其爲教也亦三變少之時馳騁於詞章

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於聖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爲知行合一之說自滁陽後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變也讀文錄者當自知之先生嘗曰吾始居龍場鄉民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與之言知行之說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與士夫言則紛紛同異交扞格不入何也意見未入也洪自辛巳冬始見

先師於姚再見於越於先教者一恍可卽然未  
得入頭處同門先輩有指以靜坐者遂投光相僧  
房閉門凝神久之倏覺此心真體如出部屋而觀  
天日始知平時一切作用皆非天則自然習心浮  
思炯炯自照毫髮不容住着馳以告先師曰吾昔  
居滁時見學者徒爲口耳同異之辯無益於得且  
教之靜坐一時學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漸有喜靜  
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則指點致良知功夫  
學者真見得良知本體昭明洞澈是是非非莫非

天則不論有事無事精察克治俱歸一路方是格致實功不落一邊故較來無出致良知話頭無病何也良知原無間於動靜也洪旣自喜學得所入又承點破病痛退自省究漸覺得力良知之說發于正德辛巳年蓋先師再惟寧藩之變張許之難而學又一脊証透故正錄書凡三卷斷自辛巳者志始也格致之辯莫詳於答顧華玉一書而板本塞源之論寫出千古同體萬物之旨與末世俗習相沿之弊百世以俟讀之當爲一快先師嘗曰吾

良知二字自龍場已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  
二字不出與學者言費却多少辭說今幸見出此  
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真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  
學者聞之亦省却多少尋討功夫學問頭腦至此  
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直下承當耳  
又曰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  
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可惜此體淪  
埋已久學者苦於聞見障蔽無入頭處不得已與  
人一口說盡但恐學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種光

景玩弄孤負此知耳

卷四

復楊斛山書

泰叔承舉無善無惡與感物而動二言之疑如兄  
所辯更復奚詞竊意先賢立言各有所指於人所  
不疑之中發其疑端正欲使人反思而有得耳千  
古聖賢立言人各不同夫豈不欲相襲成說以一  
人之聽聞大抵皆因時設法自不能以盡同耳雖  
曰因時設法此心之體本來如是未嘗有所私意  
撰說其間以苟一時之效也以兄之高明少離成

說精研此體於湛寂之地必有超然獨悟沛決江河而莫之能禦者矣如以辭而已矣則如所舉數條前人論說既詳信而無疑矣又何必爲是殊方之論以起紛紛之辯邪人之心體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無惡亦可也曰無善無惡亦可也曰善曰至善人皆信而無疑又爲無善無惡者何也至善之體惡固非其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體虛靈也猶目之明耳之聰也虛靈之體不可先有乎善猶明之不可先有乎色聰之不可先有



乎聲也目無一色故能盡萬物之色耳無一聲故  
能盡萬物之聲心無一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  
今之論至善者乃索之於事事物物之中先求其  
所謂定理者以爲應事宰物之則是虛靈之內先  
有乎善也虛靈之內先有乎善是耳未聽而先有  
乎聲目未視而先有乎色塞其聰明之用而窒其  
虛靈之體非至善之謂矣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惻隱是謂善矣然未見孺  
子之前先加講求之功預有此善以爲之則邪抑

虛靈觸發其機自不容已邪目患不能明不患有  
色不能辨耳患不能聰不患有聲不能聞心患不  
能虛不患有感不能應虛則靈靈則因應無方萬  
感萬應萬應俱寂是無應非善而實未嘗有不善  
也其感也無常形其應也無定迹來無所迎去無  
所將不識不知一順帝則者虛靈之極也赤子匍  
匐將入井自聖人與塗人並而視之其所謂怵惕  
惻隱者聖人不能加而塗人未嘗減也但塗人擬  
議於乍見之後已滯入於納交與譽之私矣然則

乍見之發豈非生於不識不知之中而游入之私  
豈非蔽於擬議之後邪然則塗人之學聖人也果  
憂怵惕慙隱之不足邪抑去其蔽以還其乍見之  
初心也凡人心之有皆私也程子曰君子之學莫  
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夫所謂廓然者不蔽  
其虛靈之謂也虛靈之蔽不但邪思惡念雖至美  
之念先橫於中積而不化已落將迎意必之私而  
非時止時行之用矣故自慙隱以保四海自孩提  
以達天下自赤子以至大人實無俟取足於外而

本來真體渾然全具學問之功雖自人一以至已  
百人十以至已千亦不過反其初焉已矣真體之  
上固未嘗有所增益也後之學聖人者不思反復  
其初而但恐吾心之聰明不足以盡聖人之知見  
俟俟焉求索於外假借影響測憶之似自信以爲  
吾心之真得是矇其日以擬天下之色塞其耳以  
憶天下之聲影響測憶之似拘執固滯之迹適足  
以塞吾虛靈之真體礙吾順應之妙用其去至善  
也益遠矣鑑之照物而天下莫逃以妍媸者以其

能一天下之輕重而不可加以銖兩之積  
能辨天下之妍媸而不可留夫一物之形心能  
盡天下之善而不可先存乎一善之迹太虛之中  
日月星辰風雨露雷暄霾絪縕何物不有而未嘗  
一物爲太虛之有故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  
窮謂之通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明自生寒  
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而歲自成往者屈也來者  
伸也屈伸相感而利自生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天

下爲塗而同歸一牧而百慮夫既曰百慮則所謂  
何思何慮者非絕去思慮之謂也千思萬慮而一  
順乎不識不知之則無逆吾明覺自然之體是千  
思萬慮雖謂之何思何慮亦可也此心不可失有  
乎一善是至善之極雖謂之無善亦可也故先師  
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是對後世格物窮理之學  
爲先乎善者立言也特因時設法不得已之勢耳  
然至善本體本來如是固亦未嘗有所私意揆說  
其間也告子以性爲無善無不善蓋其認義爲外

誠性之守其空寂之虛體和制不動以達  
之效內外兩截已失至善之體矣非先師立言之  
肯也感物而動之動卽動於欲之動非動靜之動  
也動靜二字之義有對舉而言者亦有偏舉一字  
而二義備者周子主靜之靜是兼動靜而言也其  
自註曰無欲故靜夫無欲故靜是有欲卽動也動  
則失其至靜之體矣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卽  
靜一言已盡夫性體寂感之理感於物而動是動  
則失其至靜之體涉於欲也故程子曰人生而靜

已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矣謂求其性於  
既動之後非性之真也故靜之一言實千古聖學  
之淵微然非精凝湛寂自得於神領獨悟之中者  
未易以言說窮也洪之得於所聞者若是然先師  
去我久矣亦不知昔日所聞者果若是否邪姑據  
此心以求正耳幸賜裁教不吝徃復至愛至荷

與趙大洲書

洪昔幸侍未盡請益繼遭罪難頗覺有所省悟思  
出而就正左右兄又先代逝去久忽於歲月會晤



期耿耿中夜何有窮已洪賦質魯鈍向來習  
未除誤認意見爲本體意見習累相爲起滅雖百  
倍懲克而於此體終隔程途無有灑然了徹之期  
擔閣歲月渾不自知上天爲我憫念設此危機示  
我生死真境始於此體豁然若有脫悟乃知真性  
本來自足不涉安排徵之於事始覺無處可罷始  
覺有才可竭昭昭哲訓不我誣也但舊習尚熟或  
時息緩便會攙入從此兢業保持日消月化庶可  
免於大惡耳向承指示想只在此洪愚未能領受

今亦不能記憶正有可質人遠日疎安得不切寤  
寐也邪吾人雖出處殊時南北異路皆謂了此大  
事出世望諸兄大振法門主張道脉以幸斯世更  
望時賜教言啓我離索願俟願俟是月陳明水來  
自臨川會於天真龍谿念菴南山鹿園俱從荆川  
期會舍弟行併此附告

復袁文輝屠淳卿高國重屠義民書

獅巖夏會諸君書來見朋友雖不能如期身聚其  
中二三君子向裏真切問辯詳審若此則知葉落

根存生意疑固種而後生條肄預可想也喜慰喜  
慰學問功夫只求自盡朋友聚散未足爲憂但自  
已一人志定功勤同志自相覲而起況二三諸君  
已同德乎覺卽是善不覺卽是利此是千古夢覺  
關人於一日之間雞鳴而醒目卽見物耳卽聽物  
心思卽思物無人不然但主宰不精恍惚因應若  
有若無故遇觸卽動物過卽留雖已覺與猶爲夢  
晝見性之人真機明察一醒卽覺少過不及覺早  
反亟明透之人無醒無覺天則自著故耳目聰明

心思睿知於遇無觸於物無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善利之辯此爲未知學者分辯。界頭良知既得。又何擬議於意象之間乎。此中機緘愈密則愈微。愈精則愈徹。總著擬議便涉安排。毫釐間隔千里殊途。在諸君默而識之。言語非所及也。

序

賀程後臺序

三代而上無講學之會師友之道寓於君臣父子  
昆弟夫婦之間其爲教也素明甘學也有本故  
自灑掃應對以至詩書禮樂無教自順親敬  
兄以至經世贊化無時非學自閨闈衽席比閭州  
黨以至宗廟朝堂無地非會故雖無講會之名而  
有講會之實後世士之所趨日流於富貴聲利之  
習而道德性命之理日微任道者憂之乃出而綱

紀道脉指悟人心而四方同志翕然歸德故鄉譽  
濂洛而降天下始有講會之名矣吾師倡明大學  
宗旨數十年來四方同志講會日博有司之良任  
風化之責者又能爲厚廩餼廣齋舍以作成之夫  
學莫難於虛已教莫切於身率道莫大於同善後  
臺率是三者以先多士又豈待勸之而後遂令之  
而後行哉充是不懈雖使師友之道浸入於比閭  
山谷靡不孚被可也觀於鄉而見王道之易易寧  
爲此生大快也邪

賀黎蛟池序略

世之論學者謂學非敏穎則契悟不速非篤實則操履不堅二者毋病于不能兼此中行之所以難也噫此以氣質言性非性之真也性也者維天之命人人之所同知而同行者也其體也虛而寂而未嘗離乎人情庶物之感也其用也順而則而未嘗不本於念慮之微也故自蒸民之不識不知而帝則昭察焉故不事契悟而常自明自孩提之愛親敬兄而仁義達之天下焉故不事操履而常自

行在知性者順而率之無間於欲焉已矣彼恃敏  
穎以爲知者執言詮爲了達是以知解見性非自  
然之良知也恃樸厚以爲質者執持守以爲功是  
以刻意爲行非自然之良能也故美質可幸而不  
可恃至道可得而不可聞噫非古之知性者其孰  
能辨之



訃告同門

去年季冬十九日寬議西渡錢塘將北迴轍計二  
十二日有人自廣來傳夫子以病告將還廬聞  
之且喜且疑卽日迎至蘭溪傳聞已逝相顧駭怖  
不知所出且相慰曰天爲吾道必無此事兼程夜  
抵龍游驛吏曰信矣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時終  
於江西之南安昏殯憤絕不知所答及旦反風且  
雨舟弗能前相向南望而哭天乎何至此極邪

生如傳草棘薪何益于世胡不使我直身以臨而  
顧委吾天子邪日夜痛哭病吳龍興除父至常山  
又相與自解曰命也天實爲之奈何哉斯道聊  
冥幾千百年而昭明靈覺之體終古不磨至吾夫  
子始盡發其秘同志相承日乎以博乃有今日亦  
云兆矣 天子聖明注眷日殷在朝諸老更相引  
汲使其得遂同升則未盡之志當更展矣天意若  
將何哉或者三代以降氣數漸蝕天道之秘既以  
其人而發泄之又旋而撲滅之手邇視孔孟以莫

不然大孔孟之不得身行其學者上無君也今有  
君矣而又若此果何謂邪前年秋夫子將有廣行  
寬畿各以所見未一懼遠離之無正也因夜侍天  
泉橋而請質焉夫子兩是之且進之以相益之義  
冬初追送於嚴灘請益夫子又爲究極其說由是  
退與同志更相切磨一年之別頗得所省蓋是見  
復得遂請益也何遽有是邪嗚呼孰意嚴灘遂爲  
終身未訣地乎夫子勤勞王家殞身以道古固有  
勤事而野死者則亦何憾特吾二三子不能以爲

生耳向使吾人惜然想聞如夢如醉以生于世則亦已矣聞道及此而遽使我止于此焉吾何以生爲哉生不聞道猶不生也聞道而未見其止猶不聞也夫子教我發我引我翼我循循不倦者幾十年而吾所聞止此是夫子之沒亦吾沒也吾何以生爲哉嗚呼命也天實爲之奈之何哉所幸同志信道日衆夫子遺書之有五經有刪正四書有傍註傳習有錄有文錄有詩錄有政事錄亦是片矣是夫子雖沒其心在宇宙其言在遺書百世以俟

聖人斷斷乎知其不可易也明發踰玉山尋吾夫子遊竟收其遺書歸襄大事於稽山之麓與其弟侄子姓及我同志築室於場相勉不懈以冀成夫子之志尚望同志爰念根本之地勿爲遐遺乃大慰也昔者孔子之道不能身見於行沒乃光於萬世者無他亦以門人子弟相守不變耳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子貢相向失聲是非兒女情也三年之聚亦以精其學也子貢反築室獨居三年則益粹於進矣凡我同志遠者仕者雖不能必

居三年亦肯間相一聚以庶幾相期於成乎踰月之外喪事少舒將遣人徧採夫子遺言及朋友私錄以續成書凡我同志幸於夫子片紙隻語備錄以示嗣是而後每三年復遣人一哀使夫子教言不至漫逸且以驗朋友之進足爲不肖者私淑也荒悖恍惚不知所云水陸茫茫以陳告惟同志憐念

書徐調元卷

楚人有夢獵者誤入虎阱機發檻落四閉如鉅墜

囚僂僂伸縮不掉外有豺狐叫哮之恐內有陰  
鬼瞞之悸憂愁偃抑不知所出乃大呼而覺夢也  
噫吾觀今之求富貴聲利者非皆夢寔也邪憂愁  
偃抑覺笑有焉夢不覺則寔不出覺則無夢無寔  
無夢無寔與自夢自寔相去奚遠哉覺與不覺之  
間耳不求而自得者天之性也富貴聲利四者非  
性也定命於冥漠其來儻然也其去儻然也一入  
於意務求必得是役智於無益攫情於妄希挾其  
所本無者以累其所本有者寧非大夢也邪徐子

調元嘗從東郭子遊札其晤語以歸有曰富貴聲  
利者居庸關也過則夏不過則夷徐子歸棲於震  
澤之陂三年得夷夏之辨焉尤患居庸之未過也  
復見緒山子而請其方曰嘻子豈夢居庸關邪居  
庸能限人南北乎哉子夏人也又奚以夷憂母亦  
自崇其壙自列其限以自弇已矣壙不崇限不列  
則關不夢夷奚有焉徐子力學有年嘉其夢之將  
覺而或未之知也故又示以楚人夢弇之說

王門宗旨卷之十終

山陰王應選叅校



王門宗旨

王龍谿先生語抄目錄

卷之一會語 十六則

王門宗旨之十一

天泉證道紀

冲元會紀

三山麗澤錄

擬峴臺會語

斗山會語

道山亭會語

滁陽會語

水西同志會籍

婺源同志會約

宛陵會語

松源晤語

金波晤言

周潭汪子晤言

觀復樓晤言

水西精舍會語

龍南山居會語

卷之二會語

八則

王門宗旨之十二

東遊會語

蓬萊會籍申約後語

慈湖會語

穎濱書院會紀

天柱山房會語

南遊會紀

斗山書院會語

興浦菴會語

卷之三合問

八則

王門宗旨之十三

答梅純甫問

答張子蓋問

答南明汪子問

答存齋徐子問

答五臺陸子問

過豐城答問

自訟答問

書 三十三首

答李克齋

與李克齋

與潘水濂

與陶念齋

答趙尚莘

與茅治卿

答羅念菴

與羅念菴

答耿楚侗

與馮南江

復顏冲宇

與沈鳳峰

答王鯉湖

答李漸菴

與劉凝齋

答劉凝齋

答王敬所

與莫中江

答孟會源

與張陽和

與李見亭

與林益軒

答宗魯侄

與魏敬吾

與李見羅

與殷秋溟

與林介山

與吳中淮

答程方峰

與周順之

與吳從本

與鄧子和

卷之四說

三首

王門宗旨之十四

不二齋說

悟說

天根月窟說

襍著

十二首

孟子告子之學

艮止精一之旨

格物問答

致知難易解

致知議略

調息法

九龍紀誨

若賁

趙麟陽贈言

別言贈周順之

別曾見臺漫語

池陽漫語

序

四首

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後序

讀先師再報海日翁吉安起兵書序

精選史記漢書序

贈梅宛溪擢山東憲副序

題辭

五首

法華大意題辭

葦航卷題辭

題顧海陽卷

題陳中閣卷

題同心冊卷

記二首

太極亭記

三教堂記

詩六首

曾城南精舍和徐存齋少師韻

登西天目

八山居士三首有序

襲封行有序

祭文

二首

祭陽明先生文

祭唐荆川文